



鹿子王師竹先生集

卷八之十二
終部



師竹堂集卷之八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贈憲使四槐王公移鎮開原序



皇上神武御極函夏是清室夷君長梯航重譯畢受
纓縻盛矣哉圖溢王會紀越駸方三代以旋未之有
也蠢茲東虜背逆天道屢肆蹂躪上隆將叔因間
罔御執馘戮醜勳冠諸塞言者猶以避未盡覈斷
力爭上深惟遠攬大振玩愒疆吏上功罪不應對
籍切責不少寬藉明詔中外慎奪文武兼資可畀

能馬騰坐收全勝所謂搽左券以往者也不佞又聞
之天道有乘除人事有損益往中丞公開府通州為
送宣所中功垂成而罷士論惜之上宵旰兢尤
軫東顧遼帥積首虜多不斬通侯之賞議者弗予特
直以厲戰士明並日月威迅風霆擐甲之夫罔弗感
泣奮躍矢圖報塞矧公受上知據所蘊蓄竟中丞
公未竟之烈勛垂竹帛盟重河山天道人事昭焉不
其不尤大奇也哉不佞又聞舊遼陽東鎮要害自委
以與虜卒為肘腋大患遼人至今憤恨公城周咨者
宿殫慮慎圖後我故疆俾西河有金湯之固勢分援
速不戰為功億萬生靈少免鋒鏑矣必鯨鯢戮之遼
海京觀埒諸閭山然後為偉代公仁人也故以此告
馳黃龍之靈而震玄菟之天聲當者媿於文詞為公
頌者

贈敬菴李先生總憲閣內序

人臣之事君也自盡其心而已有所冀而暴則心弗
純然而獲上之旨聖人重之又何也尽心款以行道
獲上則所以能行道者也惟無所冀而後能獲上獲
出於冀則聞而已矣故曰反身而誠也者無所冀
之謂也敬菴李公起家制科藉甚執國時掄材儲養

士競趨之公歎曰仕貴寔惠及民奈何以此易彼乃
令吳堡秦隴散邑也公獨以循良首稱召寘
誅垣公脩驛律幹此然王立侍從中上已厲目而
又言事務切時宜存大體不搏擊為名高嘗一分校
礼闈廷魁第三人咸出門下餘多名士公漠然不以
文藝見也都諫久而有稱者例二卿寺公又欢曰仕
貴寔惠及民奈何以此易彼則又出叅河藩政事專
蒞汝南中州諸道汝南最劇不易治公酌寬猛祛苛
細崇教化重農桑簡文武之吏而以身先之二郡大
治上銳志隆古厲精化理會大計群吏太宰御史

大夫競思副德意慎奉天下良吏尤異者僅二十
餘人可謂賢矣公哀然首列中外欣然莫不仰上
綜覈名寔遠陋漢宣而又多太宰御史大夫之知人
也居无何擢公長秦憲臬蓋上厲意公歎界崇鉅
故首陟以風海內雖曰常格而鼓舞淬礪之盛典遠
哉公膏車將發汝南父老依莫知所指而予郡司
理張公適揖勅篆謂予雅知公厲言以贈夫公始而
牧邑不異館秩繼而叅藩不異卿寺知盡其心焉尔
矣迺牧邑而以循良召叅藩而以卓異奉舊上知
眷獨深且至斯不可謂聖主純臣千載奇觀也哉

司理君仁怒明允務完寔惠其无所冀之心与公同也故不拂其请为事赫之誉者告予与公同録南宮十有六年矣公名位日崇建榭日茂而予濫竽詞垣茫然寸補思公不以此易彼之言不覺悔恧汗浹背矣

送范溪焦公祖移鎮序

自公之治汝南也吏畏民懷百廢畢奔盜賊屏跡四野恬然申之父老以為治汝南者唯公一人而已是公之德之政固不能悉數助能悉數亦未足以尽公也公獨有感于其大者焉癸丑之夏師賊嘯聚勢甚

猖獗時承平日久戎器未除一旦有警合省震動公糾集精銳激以信義士卒感泣樂為効死家君指揮以註誤謝賊公檄取軍前授以方畧公以藩臬重臣親行陣寢食甚薄人所不堪有司設帳供食輒止之曰血戰之徒辛若莫拯獨厚奉我其何忍乎况羽書交馳至尊宵旰憂臣辱暇及此哉士卒聞之爭相號呼欢声動地賊亦相戒遁去無何伏誅公之功固昭在人耳目也梅臣上捷公力不居曰幸地方無事足矣何功之有以故賞不酌勞朝野共惜公處之澹如也家君每以語公以為天下惟兵最難

古之善兵者得之載籍未足深信及獲事公然後知
公之將畧有出於古人者益知載籍之可信也又以
今之有位者往往自負人不能屈及臨險冒危彊違
失措又或勢之所迫不得不狀身家念重專意苟免
如公之慷慨激烈以平賊為任不計利害者誠不易
得也則公之所處蓋有古人之所不能為者他日以
社稷為任屹然為名臣冠者非公其誰哉初公考校
以蘇中郎洪忠宣策諸生如公不肖謬居第一舍弟
公亦忝前列公謂公曰以子所對足占自待之不易
其可謂志士也已公汗流浹背以為受知于公若此

其何以副公望乎初公以二公勉公則公之自處可
知然則公徒以文云乎哉古謂士為知己者死公於
公何能報也公弱冠登進士為御史不避權要天下
聳望繼以言事得罪直道不撓公之性則然也今復
以直道忤人其始終不渝者哉忘公者欲移公鎮他
省不知他省之民猶汝南之民也移汝南之愛於他
省是何厚他省而薄汝南哉公敬歷愈多則聲望愈
重是忘公者正所以為愛公者也雖然公以經濟之
才中和之德行將轉弱天子左右斯民盛德大業
必有被四海而及萬世者一方一時其何以盡公乎

一方一時且不足以盡公則區區之文又何補於公哉雖然公不賴于文也以此文而告汝南之民使相慰焉無亦不可乎

贈紉蘭趙公擢守安慶序

自古迄今父子名位功業相埒者不可勝紀而好事者又舉其尤異謂為曠際盛典若造物故為是巧以夸耀於世者我朝茲類更多光掩前代不暇悉數如吾汝南趙氏者不為大奇也哉大家宰汝泉公以嘉靖乙卯魁鄉書丙辰成進士才二十三爾長君紉蘭亦以萬曆己卯魁鄉書庚戌成進士年相若也家宰公二甲為司徒即紉蘭亦二甲為司徒即家宰公出守荊州紉蘭茲守安慶何其符合若斯哉家宰公以卓異冠群吏天子賜宴賜金晉秩遂撫全楚未幾協憲佐銓陟南太宰其所在茂樹偉建人人能述也紉蘭茲守其以卓異冠而賜宴賜金晉秩開府協憲佐銓而躋天卿也矣俟卜茲趙之先潛德弗耀陰功及人世之不絕天之報之固宜獨其父子妙契若持左券繼此而續曠際盛典不知其夸詡如何寧直汝南大奇也哉或以為家宰公守荊州未有戎事安慶方震鄰寇人咸以為畏途而曲避主爵感漢人盤

錯利器之說特異紉蘭而紉蘭獨毅然清行似畧與
荆守事小異不知往歲得王之臺甚於鋒鏑匪冢宰
公殫力拊循漸祛而黜銷之荆州之禍未知厥極故
冢宰公去荆久之至今尸祝如新也安慶翻寇何足當
漢朝款紉蘭毅然之志所以為拊循銷祛之策者深
且密矣詎知下車蒞事群盜不為游釜之魚依人之
鳥而他日皖人去思伏臘不與荆俎豈相望乎不佞
雅辱冢宰公知幸獲交於紉蘭于其行也既壯之豔
之而後異之如此予又聞荆州瀕江安慶二瀕江是
地又相類不獨天時人事已也紉蘭名位功業始終

肖冢宰公也益無疑矣

贈朱蘭室御史擢守南康序

自漢宣與良二千石共理之言後專城大郡者或頌
或規未有不授此為詞者也夫規者成其美頌者揚
其績二者不同其贈人以言則同也然有喜規而惡
頌者有喜頌而惡規者有好頌人而不肯規者有能
規人而不樂頌者觀其施受人而人品辨矣於戲使
民安其田里政平訟理而无愁歎之聲非古之遺愛
曷克臻此談何容易哉蘭室朱君筮宰吳橋以良稱
陟宛平令未懸齎鉅百倍他邑負郭膏腴為勳戚中

貴者十九豪民奸吏依憑城社莫由究詰諸責辦禁
省君應之裕如復以良祿陟地官大夫所以贊大司
罍者固弗善久之乃擢守南康或曰朱公兼才也胡
弗內夫環千里興草予奪專之在我諸州縣長吏展
恭長跪不命之起不敢起一行部則朱輪華轂負弩
道得仕宦至二千石可謂尊顯矣誠有味乎漢宣之
言夙夜兢惕思以副之元命脉不斯官共孰共耶
太守秩崇稍晉則藩臬用府駿之六卿崇何重內夫
內外昏重六昏輕得人失人之異也君在內重茲
在外重耶南康縣西江諸郡民淳事簡而匡廬

諸峰翠澗郡齋何殊登仙哉君之行也同鄉官鄰門
者謂宜有贈則以屬王子王子匪曰能規雖然願君
思漢宣數語力以副之俾頌我明得人於漢為盛
異日者南康父老采王子言紀君績安知匡廬片石
不軼美石峴碑哉于是朱君矍然曰不佞何敢觀父
老頌清書王子所以規我者之郡

贈蕭湛泉年丈守保寧寧序

湛泉肖君任地官大夫有聲久乃陟守臨泚蒞任甫
數月會虜入境旋驅出當是時御史適按臨泚君以
狀白而督府去數千里以報為君罪朝廷雅知君

賢又勢不相及猶重遠軍門論調君還冀懷數年今
春始補守保寧蓋優之也曷言予優凡論調類移簡
僻臨泚瀕湖沙磧苦寒雖承平不敢忘備之官者多
不携妻孥保寧古巴西園中為蜀都會地大俗阜民
淳事省而錦屏玉壘諸山環列郡城爭奇獻秀翠澗
几席更散香凝微吟長嘯無所不宜時一行部沃野
千里朱藩阜蓋雍容峯澗之間應接不暇負弩前驅
相屬於道視隴雲関月慘覺^角悲茹情况何如也故曰
優之也昔魏尚守雲中勞貫最甚幕府一布合論罷
久之感馮唐言復用且日禦匈奴歆優游內郡若登
仙也君以虜入失報誣誤論調乃得保寧去戎馬之
區就絃誦之所又匪藉人言也豈可謂不遇哉君長
於經術惘世儒泥宋傳誣昧古蹟義嘗示所撰辨疑
錄凡經書未安者條析了了讀之豁暢而令襄垣時
不取遺金擬却魏莫夜尤難焉以君之學之才之守
何鉅弗勝何遠弗到 天子所以大優君者不駸々
乎從茲升哉予與君同領御書交游最篤襄垣金事
秘弗語人可謂長者予故叢之庶世之知君者在此
而不在彼也

贈管子安擢守饒陽序代葛定菴作

今兵部治周大司馬率屬分職經以四事而課吏獻
功焉以事則有鉅細有躐簡以人則有聞望有績勞
以官職則三等而品秩均焉均之則遷轉之間宜无
不同而乃有異焉者鉅細繁簡之說啓之也授之以
細而曰不鉅授之以簡而曰不煩犹之遺鳥獲以匹
雖傲士元以百里也則士安得以自表見而曰我能
是我優是以不越俎之嫌也若是則績勞為堅韜而
聞望為夜錦矣其初入本兵為部蓋守在職方氏而
子安為武庫大夫武庫圻駕部其視武選職方為稍
簡而子安蓋姚江才素以文學擅東南比入部則又

翻婆水

堽
船白大船

明習疆場事每聽其議論則心竊嚮慕之以為管生
胸中真武庫蓋天下才也居无何而天子擇守饒
陽當路者乃以子安对夫子安兼材通儒於饒陽不
薄也顧饒陽安得管君夫當今股肱宣力之臣論名
則在內為重外為輕責寔則在外為穎內為華也饒
陽水陸接武投翻東北以為藩屏提封六邑以為疆
域民徇而俗輸江以西稱劇郡焉蓋以王貢珍器諸
貴幸酷嗜之民匪惟苦燔堽且苦牽船逆聞吳楚間
多露兩大浸稽天即湖伯且假威乘白狼入田廬中
矣魚鼈之民誓之然望父母于授而糜哺之子安素

所抵掌而扼腕者幸佐方畧毋若居武庫時優游豫
讓也且漢史所載閭閻无愁歎怨息之聲者必歸之
二千石良是又惟子安非異人任也在昔王龜齡為
饒州建法信民救時立政毋論逋寧家民庶樂甦
即湖盜聞風一旦且遠遁時洪丞相清故學基以益
宅以王持雅竟不可得比移去民乃斷橋相面其視
攀轅臥轍下有兩心歎此固子安梓里中一文學儒
者故事據子安才似不在龜齡下也感時撫事率作
更始當必有概于中而敷於政者矣視之異日者武
庫之役其鉅鉅繁簡何如哉使子安乃能以鉅且繁
者勝之也則現風使者必以其績上 天子 天子
詔下公車而子安乘軒入國門彼都人 士咸嘖嘖聚
現曰此固曩者武庫君來也若此則又何少於今日
武選職方二部君矣

贈敬所張公祖之汝寧別駕序

張先生之教胄學也敦本寔後文執以身率之六館
士感奮懋厲彬々向化大司成亦尊礼不以厲待也
先生偉軀脩髯目光射人而性乃坦夷洞眎肺腑因
不以臺省期居久之陟倅汝寧咸惜曰嗟予使張先
生列諫垣必能正色危言大有裨益即出而攬漉風

哉可想茲備倖也何況哉史公曰不然言貴切時曷
拘語默仕貴盡職奚論內外今天子講學勤政知
人安民六合為家五兵不試可謂甚盛極治矣以紛
更為敢言以震撼為風力其於烹鮮之戒何也倖贊
守表屬環千里皆所統轄非卑散矣先生專督緝捕
而淮蔡昔所謂勁悍區也東北萑苻一望无际西南
則層嶺巨壑亡命淵藪徃司捕者渠魁大盜莫敢詰
且玩之善之而鼠竊狗偷及流遺貧窶誘張炫奇酷
訊慘榜誤服不敢辨由論傷和名殄滋蔓之害不可
勝言如是慕臺省之虛名薄倖不為也者何異指瘍
弗能療而誦大科哉昔渤海寇熾所擊捕甚多弗能
止罄遂不事勝之而務安之渤海大治也先生以經
術為太學師所作人輒勅安知太宰公不仰承上
意以儒者治盜安之而不務勝之邪蔡人吾人天中
諸郡梟鼓絕響矣先生勉哉先生溯行訪予苑西草
堂問強盜狀故告之如此汝寧士夫仕都者聞之謂
宜書以贈且知先生茲行切於臺省而後之顯擢大
用自蔡始也

送龍澄源年丈之黃州序

昔人謂窮而後工予不知詩富以為宦途亦然夫

詩言志，有邑鬱言以宣之，故片語使人魂銷，隻字可為泣下，豈惟憔悴沉痛與無病而呻吟者不同，而其磨鍊閱歷，感憤摠洩，境界自別，鬼神且通之矣。士也，挾策万里，一命亦以為榮，要津美秩，孰不歆之。願有遇不遇者，其遇者自外之，益非望之，福順風大，疑未足喻也。而其不遇也者，仆酒見筭，投杼致走，跋涉畏途，汨沒苦海，逐于去婦，亦不足以喻之。嗚乎，豈亦有不孝不孝乎，欣歷覽往牒，名臣碩弼，表樹偉卓，多蹶而後起，其不然者，亦迹愈遠而人愈賢，身日摧而名日著，雖乘除之理如斯，而憂患之助甚大矣。豈非窮

杻尚不端
所以鑿

而後工之明較，與澄源龍君與予同舉進士十年矣，其為人媚於文詞，而蕪朗凝定，可當巨重，乃偃蹇郡僚久之，不調，稍陟河南守，後謫倅黃人，咸為君不平。君豁如也，說者謂以君之才之階，小渝杻鑿，即駸，膺仕不難，君顧謝不能也。此可與患得患失者道哉。夫通塞脩短，倏忽變幻，與蕉鹿柯燈，奚殊所不與俱滅者何也。即使君終不遇，要世必有知君者，矧主上明聖，綜核鼓舞，迥超前代，烏知君不蹶而大起，表樹偉卓，與古名臣碩弼，軼美耶。君友湯子奇士也，亦尚未遇，而詩文工甚，予未識其人，每覩其作，輒歎賞。

惜之君至黃州葺元之之樓理子瞻之艇暇以予言
馳問棘堂當必大君矣

送孫梧岡年丈之夷陵別駕序

梧岡君之判夷陵也其同年友信陽王子偕新趙心
堂氏無錫秦舜峰氏往賀焉二君曰梧岡初奉進士
坐筮動吏毛瑣細事耳又奉使乃竟以此判州左矣
吾子之賀之也何居王子曰否小夫所謂良驥者非
馳騁康莊迅快適意而已下覆車之坂過迴取之道
而疾徐容與不失尺寸可以現德焉梧岡才甚高年
甚少甫屬子鄉遂登高第渥注之產寧有凡步者然

天之屬君甚大茲授減左殆試諸峻坂險道為任重
致遠地耶洛陽賈生王佐才也每讀其文輒忻慕
願為執鞭所以來浚洫之請者則用之驟爾使當時
君相愛惜成就俾試諸艰待其德性純熟志氣堅定
然後大用雖百緡灌孰能短之而筮進之士置諸老
臣宿將之間其所論列皆在廷不能措一辭者也歎
行其志其將能予放生之帑獲大用當時君相之過
也予嘗與梧岡君辦事銀臺情誼最決君喜談民事
至疾苦之狀令人動色斯所謂大受之器也御史之
章昨君君相愛惜成就且廉无他狀鮮弗為姜菲

所中君之是行當感激涕瀝副 上所以大用之意
固知峻坂險道為重遠之資漢文賈生愧明良之遇
矣二君聞予言喜曰吾始為孫君弗平乃今知茲往
將大用也然聞之夷陵荊州鉅郡頗稱難治判無專
域之責而與民社之寄君之往也柰何王子曰孫君
非百里才別駕之任恐未足展其驥足耳

送迴川沈先生之忻州別駕序

余讀兩漢書見其亟稱長者不一而足竊疑長者何
關於家國治理乃史氏憐之若此哉既及覆其事咸
惇厚懇惻不言躬行鄙夫狹士與之相接若春和煦

物陰慘潛消可振薄信君子謂其澤流最遠非虛語
也每攬其傳則低徊太息思一見其人不可得今接
迴川翁庶幾字古所謂長者哉翁嘉之西河里人三
世科第族姓蕃衍舉厚德篤行不墮聲家人擬萬石
君祿西河沈云翁少為博士弟子嫻於文詞聲稱藉
甚既以父北軒翁命遊太學後為大司成吉冲李先
生器重一時名士咸樂與交翁既教試主司弗利則
喟然曰嗟予君子得時則駕不則蓬累而行耳惡能
白首握鉛槧與鄉里小兒競一日之技耶遂絕意科
舉素日與高僧羽客談玄理如是者十年今年謁選

銓曹翁親既長者書判又高等乃佐忻州翁從弟儀
部少河君問何以治忻州翁曰吾少者四方志乃教
壽弗售每見閭閻疾苦輒惻然傷之思親民之職以
自見忻州河東鉅郡吾佐太守環州境內事皆得蒞
之于民最親吾盡吾心焉耳矣儀部君歎息以為盡
心一言可為親民法先是儀部君父西河翁者早之
嗣以翁弟墨山君為之後晚得儀部君翁慨然携弟
歸分其貲之半人以為難性後至孝事繼母盡子道
閭里無少長咸得其驩心所至呼曰高階翁來矣高
階者翁所居巷也其重於人類如此翁五十有二北
軒翁八袞高矣尚善飯健步所牽犬夫子四人皆有
聲藝士林益大其門戶然皆恂恂若不出口固知長者
之風其所由來遠矣余初不識翁其館甥太史黃君
余同年友也數道翁家世行誼余渴翁長安旅寓古
觀古心恍與西漢長者揖讓堂上語有之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今之蒞民者豈在磔々間哉惻愍之吏何
所不可以翁長者日嘿於坐堂上民且感化刑又盡
心耶余見河東之治忻州稱最西河之族與石氏並
聞人代矣

送聞野羅年丈令景陵序

凡進士之官郡邑同年同辦事者例有言聞野君最
厚余相與從事銀臺者幾三月君喜談民事至閭閻
疾苦吏胥狡偽樓牒焚贖若懸鑑上物毫髮靡遺蓋
經濟之全才匪徒工鉛槧擅藝圃而已秋八月奉
天子命出宰景陵溯行肅然過余曰古別贈以言寧
直伸繼眷之私為行李之禁已耶有忠告之誼焉友
道日漓惡規喜諛即以合言縮符出宰重之以辭亡
不為循良吏者究其寔民曷賴焉余書生也蓋茲行
慄上懼而景陵密迩陵寢費冗務繁近多水患子
何以教我乎余聞欵曰君天下才也何有於景陵君
雅樂聞規余又最厚善茲行也恐波乎哉夫為政有
體合縣主愛如保赤子愛之謂也君好讀遷固書今
觀所紀循良吏也云甚赫上也願所居富所去思彼
明察搏擊赫々著譽者其富與思何如哉寧寬勿急
寧容勿苛寧民易和毋民畏我寧遲歲月毋亟旦夕
寧為惻惻毋為豪舉行之以戒持之以永即跡斯民
於三代可也豈唯軼美漢吏已乎孔子曰古之學者
為己學後人已治人之道稍求人知即非寔惠保赤
子者唯知有赤子尔矣豈緣此致慈愛答哉 聖天
子旁燭無疆尤洞民隱保民之吏部使者必踰常格

特疏聞矣漢制三公卿相往往擢自郡邑矧明昌
之運千載一時也哉君天下才也何有于景陵余復
為是說誠慕古忠告之誼君所樂聞者也

贈陸錦沙進士令合肥序

自君子贈人以言之說具而後之行者無不有贈然
古之贈也規而懲之愛而成之俾奉以周旋若明鏡
可以鑑貌良藥可以已疾是謂以德後之贈也直諫
而已矣誠諫而已矣則滑稽俳優稱頌便捷取適目
前足矣而何以交遊之言為也夫滑稽恢士也俳優
賤工也諷諭諷諫未必盡諫也直諫而已也者是滑

稽俳優之所羞也亦何榮其言為也夫諫非由衷徒
博一喜施于好名者或可而非施於務寔者也施于
泛交者或可而非施于相知者也吁此後之所以无
善贈无善愛哉錦沙陸君四明奇士也丁丑得雋南
宮以憂歸而讀礼之暇日治吏牘讀兩漢循良率
有味于其言人有謂陸君曰子將廷对何不工萬
言取上第或詞賦備館儲不亦鳴珂都市坐躡清顯
乃預計盪米期會也君笑而不答庚戌歲進士愈益
完民事居无何果令合肥同倚率重内輕外君獨沾
沾喜立君之喜令也母亦以親民之職易行厥志也

乎然而行願志有二有揮霍風生畏如神明股慄背
汗萃吾之所歆為亡敢扞闕者有如家人父子聚議
一室無赫之譽而萃吾之所歆為亡弗樂越者此趨
恩威之辨也君既有味乎循良之績其不以烟福易
善厲未邦易鉤鉅明矣矧合肥金斗名區風土淳茂
昔人謂淮西重鎮一道都會 國家兩京並峙尤為
要津以是俾君寧無悚惕者願思所以副之哉 主
上矜恤民隱一洗資格之陋故進士出宰有慎道焉
綜核嚴而名寔審也是故唯懼故殫唯賢故庸惟庸
故秩崇而名顯兢之者所以成夫治之者也陸君勉

哉丁丑予分校禮闈得陸君文異之侈諸同事者曰
此非徒飾輪轆者不可謂不知君也而君不卑百里
盡心吏事不可謂不務寔也稱頌便提安所施哉傳
曰君子愛人以德善贈之謂也又曰惟善人能受
言善受之謂也君誠善受必奉茲言以周旋而予也
因陸君而徵善贈于來者斯又甚厚幸矣

贈仁軒李年丈令平山序

海內郡縣拙哉內稱雜治者何以故重且迹也夫地
重則撫循難脚勢迹則枉抑難掩又部使者冠蓋相
望於道非如它省歲一接監司即按牒勞贖餘多休

沐可卧而理也仁軒李君勣下名士也戊午魁兩河
譽煒：起顧五上春官不第僉曰咄：恠哉李君之
學之才竟落：也乃李君澹如無鬱抑之歎今年再
試入彀矣限於額弗果錄於是李君喟然太息曰嗟
乎仕貴行志耳今 天子冲齡神聖勤政講學罔輟
寒暑如集公車通大計群吏綜核嚴審績尤異者至
溫語諭勞錫晏錫金若非委質者希代之邁哉夫志
弗期行弗行顧曰吾未第蓋需為使需而第為上所
任使有所恃而或渝何貴于第不則河清難俟豈且
種：矣吾尚及狗馬餘力可以報 主迺投牒銓曹

有平山之 命一時交遊咸狀李君能行所願不惑
群議也夫平山臨滹倚恒侶雜人悍土瘠多逋蓋重
迹而瘁畿內之甚難焉者然慷慨任俠木疆之倍可
安礼義若得李君蒞吾見駁：予以樂土稱冠三輔
矣除目甫下李君謂予曰子長傳良吏拔葵祛織類
皆瑣細而反覆致意乃赫：者不与也斯非千古若
心哉言未竟色勃：動予是以知李君之良于吏也
嗚呼赫：者上逮而悃悃者偃蹇古今至痛矣今
天子深惟治理慨然成周之隆二三大臣与監于外
者咸夙夜兢：奉 上德意其不以赫：右悃悃也

明矣李君勗哉繼今奏績首承 溫諭重賚擢置疎垣
况親民者舍平山令誰也安知後之傳良吏者不
有味乎子長之言乎若爾則李君所得多矣第不第
奚足道

師竹堂集卷之八

師竹堂集卷之九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贈趙肖軒年丈之官仙居便道歸省序

主上嘉惠元工覈精政理悅吏治日靡特增甲科制
額充郡邑之官卒未錄礼闈者四百人銓曹以次授
任繁簡雜易遠近各當其材蓋承 上德意務在得
人福利氓庶興起太平之效士与茲選罔弗感激砥
礪思樹於時甚奇邁也余待試都門已藉 聞趙君
吳中名士也引榜則幸与君連名及辦事銀臺相周

旋者三月出則馳鑿入則共榻時，講完時政至閭閻疾苦之狀輒仰而思俯而歎也余乃知君雅閑當世之務彼藉譽君者烏能窺君蘊耶居頃之奉上命宰仙居事甫聞即過余曰某蚤奉家大人誨以忠孝耿不弗敢忘家大人教不售於有司分教仁和家大父六七旬有七矣恐官西北迎養弗便茲率奉之仙居俾過浙會城省家大人家大父適屆壽辰並懇捧觴竊沾喜焉仙居浙鉅邑夙稱難治則又慄慄懼不知子何以語我俾我弗墮庭訓答主上任使至意以慰仙居父老子弟也余曰君是行宰天下之道具矣豈唯仙居夫省親孝也體國忠也天下之道二者盡之矣君曰子謂予是行福于仙居何也余曰體之而已矣夫君之計借北上也君父大父不旅次念予君第不忻然慶予家信往來不飲食起居詢予君歸不日夜計程思亟見予蓋君父大父所以體君者何弗至也夫令之於民也猶君父大父之於君也故曰如保赤子又曰民之父母豈徒出而導從辟人入而肅然坐堂上使民不敢仰視為也夫誠有父母之道而飢寒疾苦冤鬱迫切不一體焉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君忠孝人也其于民固已能體而余以君

父大父譬之毋亦以悌愷之心此為最切易為感動
耶趙君勉哉他日躋膺仕卓然為世名臣基于此矣
故曰是行也宰天下之道具矣豈惟仙居

刻左氏春秋經傳集解序

注左氏者自張蒼賈誼無慮十數家而杜注為當刻
左氏者自吳越閩豫無慮十數家而鄴下為精侍御
李唯中氏督學南畿患其不廣也再刻於苗臺而本
益善矣汝穎古稱多奇自吾鄉仲默先生与李獻吉
氏並驅中原閩文日卑姜以左氏樹赤幟學者翕然
一受嗣是習博士家言者父兄師友交相淬礪謂工

此可立取顯融胡舍是而理不可字句之左氏為故
重而至白首不知注為何人傳為何語而程氏者鯁
認以典淺顯為則學者愈益畏忌其視左氏不啻科
斗其文侏儻其音矣噫左何妨于博士業而慮之若
此豈聆里下者駭弥高之曲憚修辭者為藏拙之具
歟河間祈君之守汝南也政教黃霸教頌文翁暇進
諸生揚榘菁藻思以左氏振之乃与貳守諸君校讐
捐俸刻之郡齋遂為左冊之冠淮康千里僻壤寒士
人人知有左氏家傳戶誦矣工竣司理君介申守華
陽李君屬予序之余惟評左者謂其工侔造化思涉

鬼神六經之羽翮述者之冠冕知言哉而范武子謂其失証不知左主記事疑信具傳史之體也無論子長史記張本丘明多神恠詭異即春秋亦有然者六合之內何所不有柰何以耳目不及為証耶余又聞之洪景廬氏左書晉惠背秦如獄史議法舉陶氏聽之无所伏竄其書趙鞅與鄭戡誓衆古郡縣名制因以可考其所載占筮如為羸敗姬伐齊則可等語探賸素隱非後人可到至若引以斷獄則終軍詰徐偃龔勝議朱博中丞衆奏薛况^此四類甚多不止衛太子事而已是奚俟劉歆移書而始宜列學官哉太守往

恤刑西蜀民稱不寃而司理仁恕佐郡晉流循良之譽蓋善讀左氏而用之者今茲剗劇固曰辭不可已而經世之具寓焉學者其毋但為元凱之癖即曰素臣惡乎不可

孫子註疏序

昔趙括談兵父不能難然不謂善也而括果敗然則兵不可談乎夫兵犹水也無定形犹醫也無定劑水沉必潰醫沉必舛兵非不可談蓋有不易談者尔太史公曰世倍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夫是十三篇也者談兵者未之能踰也顧其詞簡其意深其機

淺而不盡露註者不知九家之流其陳言泰以
臆見索及幽堦而反失之眉睫此何以術焉予友曾
子澄氏幼為諸生蔚有藻思既以古詩文自雄而耽
長兵法以戰功著海上會有盈篋之滂頓致投杼之
走賴天王聖明事幸昭雪而困阨極矣乃避地商
城山中幽巖絕壑樵牧所不能到架四巨松為屋縣
梯而升彈琴煮藥者十年暇取孫子註之不特折衷
衆說亦皆其百戰之餘取償左券者也書成秘不示
人霜天夜月讀一二篇仰而嘯俯而歎人無知者今
年春正予使豫章過吳門訪元美先生恬澹觀則子
澄在坐元美謂予曰君與子澄同郡厚善而蔡韃又
君家青氈也胡不叙孫子新註迺強塞兌者喋喋為
予曰先生名高天下子澄非藉以自重除戎戒初則
子澄微意耳元美曰審尔君何可無言嗚呼予家自
高王父至先廣威蓋五世介胄矣予以疴瘁不能挽
強棄習估俾然每飯未嘗不在行陣也緣是喜讀孫
子而諸註未暢輒復思睡茲讀子澄注犁然當心勃
勃動封狼居胥念子澄信善談兵哉雖然虞御非窮
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世而血明病子長刑乃擅千
古絕藝使子澄蚤為大將雍容油幕而不知畏途之

貧獄吏之貴即百戰百勝未必有是讓也今天下承
平久主上遠覽深計時具拊髀之思子澄行且
推轂駁：大用其不為空談也必矣曷足无傷儀舌
尚在予言曷能為子澄重聊識徒讀父書之愧焉尔
矣

重刻稽古緒論序代

趙公浚谷所著稽古緒論者若干篇平涼舊有小帙淮
海孫公督學關中後梓示多士顧坊肆新刻盛行剽
綴往譚假托時彥前輩鉅筆揮棄謂非近式此何異
村社俗伶聚觀詆恢謔間一奏雅欠伸散去也夫論之

魏古學子

為義大要不出劉勰氏所云然聞之長老論之為言
倫也藻別者謂之倫鑒秩序者謂之倫理至于古今
成敗人物臧否事機微茫心術隱伏匪藉評議曷由
闡揚故孔篇二十謂之魯論固非駢儷俳偶末藝小
技而已賈生通達治體過秦之著毋論文辭妙絕而
羸氏得失之故千載而下歷敬函之區墟尚使人低回
太息不能已斯不与百二胥重耶公秦人也蚤冠南
宮以擬之雒陽少年經濟之畧弗竟厥用又頗相類
今現諸論雖不越塲屋繩墨而卓識宏才雄詞古調
庶哉過秦遺響乃知文尚西京不專繫之時矣自予

自宣兩河至于填撫聞諸握槩者率攻時藝論學畧
而弗講即講亦不過記誦坊肆僥倖取捷豫為材藝
意甚惑焉豈前輩鉅筆傳而未廣非盡多士咎耶暇
讀公論有慨于衷因檢集中九篇舊刻弗載謀於學
憲李君並梓學宮俾知嚮往誠欲以通達之才望諸
生非徒資進取之階而已予于公為館甥又嘗授業
深慙李漢聊附題侯芭母曰烏之擊缶與雅並奏也

古今醫統序代

新安徐君精于醫理客太師成國門下謂醫者聖人
所以贊化成能宏濟元之之要術也爰遡軒岐以迄

近代凡大聖名賢哲人技士立編微帙蒐索靡遺又
謂支流漫溢莫究淵源蹊徑紛紜周行罔適寶局方
者十襲益石妄纂錄者千金敝帚延醫之家不啻聚
訟則又叅伍爰通祛其淆亂總繫群藉釐為百卷名
曰古今醫統持以示予用識首簡吁噫即命名之義
知徐君之遠於醫也夫統之為言系也又總也綱也
緒也又撫御也天下無一事一物而无統其最大者
曰治統也道統也禘繼之正克君天下則治統歸之
不然併如秦隋成如莽丕制如呂武一如胡元君子
不謂之統也授受之正克師天下則道統歸之不然

芭與芭全

龍如老氏玄如楊子博如遷固蔭如鄒枚君子不謂
之統也何也一而已矣一則統二則非統天下之常
經古今之通誼也醫之為道昉於軒黃非所謂至聖
至神者乎靈樞素難開物先天嗣是以旋代有作者
其理微其蹟詞然全天地好生之德躋斯民仁壽之
域則正派坦途遵流合軌亦若治統道統之不可斯
者也夫僭亂弗平則治統弗尊設邪弗放則道統弗
著繁茲弗芟則醫統弗昭雖道有偏全功有鉅細而
其為統則一而已矣是故醫統不明而著書是猶不
知治統而作史不知道統而立刻者也予故曰即命

名之義而知徐君之遠于醫也

刻太上感應篇序

六合之外存而弗論謂杳冥玄遠非身所歷云尔若
陰陽人鬼幽明晝夜循環對待如天地然烏可置之
弗論也予今春請告歸卧白雲山房不見一客唯與
高僧羽士活報應事無礙禪師問予曰儒書如見大
賓如事大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俱著如字而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不著如字何也予曰出門使民齋
明盛服心存乎敬故以如形容之幽獨之中闈寤易
肆而不知昭布森列十目十手徒以為如蓋凜凜于

真有臨之者非假借以勉人也。禪師曰：子言固是，第未廣耳。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但幽獨，自幼至老，不可須臾離之者也。人能知此，雖欲為惡，亦不敢為。吾之戒律，子之進修，一而已矣。太上感應篇，一目一手，至於十百千萬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子盍奉行毋曰：輪迴多，妄君子所不道也。予大以為然。故約郡人持齋禮佛二百餘人，作為義會，每以善惡報應錙銖不爽者，令各勗其子弟行之。數月感化者衆，方若是篇無善本，擬刻而人給一帙。清晨梳髮，光州守王君書來已刻此篇，與保甲事並行矣。夫保甲約以王法是篇，畏以鬼神相濟而不相病者也。王君海岱名士，予嘗與完二氏諸子，兵曆律數，亡弗精詣，而寬平廉介。先人有神君之頌，夫所謂神君云者，匪摘伏鉤鉅之謂。福善禍淫，惟神之司。君與民期行，是篇大都為善去惡不負。主上惠養小民，德意非不盡。人事而藉口神道設教，以愚其民者也。王君良吏哉。君屬予序，故述所與禪師語，復之為慎獨之助。

叢疑子夕螢錄序

余師灤陽趙先生，教為予言：其鄉有朱茂川先生者，庶幾古博物君子哉。居无何，來教信陽，以身率諸生。

若元事枝葉者每与谈多發前人之秘靡就靡上語
温而讓辨悉而婉匪范文子知庾辭而折姜筭也茲
見先生之心矣先生所著叢疑夕螢錄首辨春王正
月為吾夫子建寅憲天不背時制及覆數千言以原
侯為正聞者躓之若潮汐固自謂古无及者夫錢塘
天下偉觀先生越產其不為魚說也明矣宗太宗殘
冬改元恃礼忍心乃有謂可無開宝九年不可无太
平與国元年而以武德大業正續綱目之謬不知此
兄弟也与異姓革命者迥絕矣殿史帝温謂為春秋
之志而以魯桓公宣公鄭厲公衛公孫剽皆就君自
云聖人書而君之不誅絕也雜者曰使春秋于大惡
果不誅絕是有心於存惡也此二者咸予痛憤弗安
而錄中誅光義慘殺之心疑永叔春秋之論又何同
也或又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事有未易明
者闕如可也信斯言也微顯闡幽凡以垂戒何多事
哉朱先生邃於經術質疑教條頗得漢疏遺意心聲
諸篇固祛病之藥石應世之龜鏡也先生每持是錄
喟然太息世莫已知也則呼鄭生公及余弟公曰其
以紹介太史氏為我叙之於戲今天子慎舉功令
廣厲學宮修稱制臨决故事海內喁然嚮風部使者

仰承德意博士中明經修行可以資獻納為六館師
疇克有出朱先生之右而推轂也者矣謂莫知哉余
益有感於趙先生言它日尚能為朱先生傳儒林也

學圃憲蘇序

憲暄盧憲草一名志曼州一名宜男州

昔子孝使晉辨寔沈臺駘之卜平公及叔向曰博物
君子也由斯推之兩間至大何者非所當知而玩物
喪志世儒每以為戒即如若言唐參汾泚寧瞑目可
默會耶喪志之訓為逐末遺本者茲耶崇何寡陋者
借以自文也吾鄉陳晦伯氏蚤負異質舞象之年問
字隸事已龔長光迨登第後購藏日富讐校益勤其

在闕中罔署多暇盡攬古籍摘其奇僻成書六卷曰
學圃憲蘇蓋取憲草忘憂卑蘇紉勞之義而命名託
意雅且遠矣夫學者矻矻戶牖間蒐輯探討握槩熟
膏有如不及豈以精力循陳編哉誠欲通古今之故
窮事物之變庶幾蒞政弗眩耳故子孝相鄭國人愛
之如親戚孔子遇之如兄弟博物之助不可誣也晦
伯自疎垣至憲臬所在有聲而無借淮揚錫惡植良
法紀大振語具兩郡德政錄中抑豈馳騁靡汎徒擅
談洽已乎說者惜君輟軻宦轍弗究厥用夫虞卿不
棄相印其所樹立不過與穰應輩爭雄爾而窮愁著

書千載而下猶為執林嚮慕伯所著不啻十倍虞氏來代遠遠寧鮮子雲崇名元既其謂是哉其謂是哉

童刻序

余嘗讀顏氏家訓及家範家戒諸書輒矍然起喟然歎曰嗟、所謂世家大族率藉其先蔭華堂珍味鮮衣怒馬躋交仰附陽施陰死其子弟以貴介自居雖浮慕抑而膏粱紈袴習與性成故諺有之三世仕宦著衣喫飯吁暴殄豪侈毋論人惡鬼且瞰之時方豔羨若此亦可憐矣雖然不中不才寧獨其子弟眾哉

余家義陽接壤楚郢聞南郡上官氏家政甚肅且多嫻於文辭每登大龜絕頂眺荆門之墟未嘗不依、向往也今年春始識思澗君於都下蓋博雅篤行君子哉君間訪予安福旅舍出所輯童刻一帙自脩祠祀至虔守望凡二十八條幽顯靡遺鉅細畢舉教家之道備矣君泫然出涕以悲曰此先君子東澗公意也子蓋序之嗚呼昔許魯齋於晦翁小學信如神明敬如父母童刻小學之翼家訓諸書之傳也是可以無紀乎學士大夫危坐而論揮麈而談性命之外直窮狗尔而著述自喜者敬常是室名山永歲謂一生

之苦心為千秋之大業其跡童刻不請為學究授雖
之具耶悲乎哉又上官氏系出吉豐代多貴顯至東
澗公潛德獨行里人化之不啻彥方太丘也思澗天
植孝友才復宏麗敷其餘暇尚可使雄視駿壇者退
舍顧獨汲之於童刻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姑置勿論
而其修身齊家之實可槩見矣雖然楚人亡弓楚人
得之孔子惜其不大童刻非上官氏之刻而天下後
世之刻也思澗楚人也茲刻其人之也哉

書疏齋抄序蘇古叢字

予以編纂日事史館早入暮出同儕檢閱率不過數

冊長夏多暇輒假寐木天清遠絕无暑氣往往作
遊仙之夢睡起倚玉闌俯金水徐步修廊循省默念
大官之奉難消迅曜之陰可惜因憶歸極門外可嘗
觀花啜茶中貴願畜墳典漫假二種則書傳全選尚
書日記也其註解浩繁不能悉錄其刻註名物可
為小學之助者次為一編題曰書疏齋抄豈惟附就
賢之義亦以見詞垣之臣優游閒適無時而非君
恩也

家庭庸言序

古今家訓諸書不下百餘種而子孫能行者百無一

二然而父母之心無窮固不忍遂其不能行而默也或以小學一書若亭之心良善今率不講而乃別為一說何居小學原之曲礼叅之懿行家傳人誦通乎天下者也家刻諸書為其子孫者也夫手澤而不忍御口澤而不忍觸枕然物尔出之肺腑托之筆研諄々焉不啻耳提面命使子孫良心不泯者展卷讀之有不廢書流涕感奮興起者乎雖然刻子孫者貴寔不貴文貴近不貴遠尚濬績而忘悃幅採異代而略目前非所以訓子孫也刻子孫者期其必行而又酌其可行者也予家自高王父迄今雖世武弁而又敢為不義事先昭勇生死含冤所以誨予兄弟者忠孝之外無他說也以故予自童子至茲不敢為一不義事每款以身所經歷及耳目覩記可法可戒者為一編逡巡未能也茲不幸高淋人棄予先逝而予胃疾大劇惧卒尔溘先朝露無以貽子孫乃於註籍養病藥餌之餘隨所記而筆之曰家庭庸言不敢為高遠難行期子孫可行者也長洲張幼于寄家見私語多載其所行善事或謂其借是自揚非也昔趙營平振旅還所善浩星賜迎說謂宜歸功二將軍營平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以欺明主兵勢國之大事當

為後法卒死誰當後言之者予讀其傳未嘗不泣然
款忠臣謀國之遠如此夫為國慮不憚自伐以示後
為家慮乃嫌自伐以貽後哉是非有定耳目難塗要
之寔不寔耳以故予所行照二小惠二偶及之不款
子孫忽卑近而慕高遠也漢陳咸小時父萬年召之
牀下教之咸睡去頭觸屏風萬年怒責咸叩首謝曰
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詔也嗚呼予所言雖不敢希異
古人然不敢教子孫以詔幸毋頭觸屏風也哉

空華錄序

善乎莊生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非不論

也不能論二不必論也而世儒于所不能論不必論
者務欲窮之而六合之內所有者願以為誣為妄二戾
斥而深闢焉何哉夫幽明生死人鬼狹陰陽之對待
晝夜之循環也執無鬼之論是陽不必有陰晝不必
有夜也二自詘矣若曰致力于所當為而不惑所不可
知則欽于昭二惕于冥二固相成之義也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說者謂獨知之地無視與指敬畏之心若
是之夢是則然矣然可与能謹獨者道耳頑而悍者
即恐之以百即怖之以百乎尚不知少懼与恐而持
吾心之視与指語之其不聞而大笑哉予性好異聞

四五歲每聆人談鬼神事唯恐其詞之尽也稍長從外傳虞初諾臯諸家時：窈窕壯而遊四方聞見益廣然病撰是者一事而數出勦此以附彼而有所托以洩其憤有所借以騁其辭又顯然為烏有子虛者流而闢之斥之者不數于癡人說夢乎不佞廬先恭人墓側深夜默坐有感鬼神事乃以目擊或聞之不誣者紀之為鑒誠取圓覺空華之語名夫空實無華病者妄執為華雖滅空性不壞壞讀是錄者以為華視之固可以真華視之亦可以幻華即真華真華即幻華視之亦可以本無為華亦无真華視之亦可以實有真華寔有為華視之亦可以真華幻華非有非、有非無非、無視之亦不可十日十手亦復如是

夢占類考序

予友張伯起氏蒐輯古今經籍旁及虞初釋官耳目聞見之異凡微于夢悉著于編曰夢占類考蓋感其病之瘳若与神遇也者其事甚奇其意甚正其採錄既博其叙述又精其用心良苦矣予見而反覆咨嗟賞焉為捐大官之奉与尚書筆札資俾刻以傳或問王子夢可信乎王子唯、夢不可信乎王子唯、或人惑王子曰可信不可信斷之以理主之以心而已

矣昔瘳生謂夢大乾聞考亭之言而悟此占夢之準也人有妄念夢亦因之或造物稔其惡示妖以禍之若張敬見范逵光輩不可殫紀堅忠孝之志銷覬覦之心必有餘慶自求多福此吾占夢之神術伯起敬肆之說也伯起事母至孝躬調甘旨絕意公車日与幼于著書自娛蓋夢而覺也者覺是者悟蕉鹿柯燈之非真而不以身徇之其于死生得喪當亦超然矣

重刻河南戊午叙齒後序

戊午齒錄已刻矣重刻何居繫懼与思也曷言予繫懼与思銳于仕筮進急于宦成通患也晤聚則驩離索

則感恒情也靡觸于目固動于衷是故必觸焉而後懼与思也始与诸君子錄河藩而讌遊也有弱冠者有壯者有強仕者握手拳觴仰誓天日亡布期表樹于時曾允何時弱冠者壯矣壯者強仕矣強仕者髮種種矣迅曜駛波勢寧復返熟悲攬鏡由感生辭能亡懼乎繼与诸君子尋信陽之舊蹟吊梁孝之故宫邁徃直前耻作低徊太息之狀今也隱顯異途存没相半饑寒追把臂之囑悽惋動聞笛之感能亡思乎然咸於茲錄有觸焉是故重刻不可已也夫戊午迄今才十數年耳刻于都下視夷門者十易五六矧自茲

以從有不可知者予夫及時而自樹者所以科俱也
隨在而敷愛者所以永思也是義也右河水陽二先
生言矣諸君子念歲月寢之恐懼與思日怠也工既
告峻則相率請于大司空鎮山先生先生後申飭焉
言愈詳意愈懇諸君子誦未竟惕然喟然不能自己
以是知先生之善感人人之心之易於觸也先生既嘉
諸君子茲舉之篤于義又以公有筆札之役使叙末
簡嗚呼諸君子既有觸于先生之言懼且思矣公不
肖遠慙竹素近愧金蘭靜省深惟重負未科其何能
言雖然師誡于上友規于下情也公誼也是故願諸
諸君子終相濟礪无時无事而弗懼與思也則是錄
也將利鏤心骨矣而何工人之能為後

思宗異教錄

勉夷移典
爵賞

自揚名顯親之說明而後世仕進者遂以勉封為急

雖非聖人本意而人子至情可想矣願其間有大不
易者 國家令甲在內者必三年滿考中于賞率及
覃恩始得之外則三年六年非騰薦牘不與而他部
使者雖屬亦不與也而又有時勢兩不相值登第不
沾一命者余見多矣此不可謂難也哉鶚峯祈公兄
弟同舉進士公牧襄陵以治績 召贊廷尉所平反

甚衆久之擢守汝南前後膺封典者四次時太夫人就養宦署逾八望九康強若少年人鶴髮鳳冠早坐堂上公出視事必以仁恕戒退食上壽觴以所蒞事告太夫人太喜為加飯率以為常故公治汝四載餘汝人愛如慈母則太夫人之誨也公間出四次綸綽陸離焜奕輝照庭廡則焚香北嚮再拜為非常隆際後以奎章珍襲不敢輕啓則敬錄制詞付劑劑氏為世室而屬余叙之余理誥勅久每銓曹以應得姓氏履歷世系送內閣給撰述儒臣恭以輿論酌以月旦不為駢麗諛瀾閣臣改竄定然後進

游坡翁時督教有師道焉廼清曰是舉也奚弗借縫掖也舅氏曰吾屬武弁家聞厥上世持戈鋌冒鋒鏑委軀疆場矣良善剖符事竣爰及苗裔未嘗不上感國恩下崇世賞侈諸遠迎謂為奇選也何氏誦詩書握鉛槧亡攻略之勞匪開承之命而迴翔館閣出入銓憲世持文柄代師藝林與吾世祿相終始即河山之誓曷加焉小坡翁分符大郡朱輪華轂行部縣邑惠流江漢望重鼎鉉矣乃挂冠解組賁于丘園怡情松桂結盟猿鶴震川君鳳翥鵬騫雲蒸龍變詞垣獨步台席攸歸宸春日隆殊恩用錫豈唯吾屬欣豔

即宣力翊運茅土世臣亦嘖、羨矣夫^吾以侈吾爵而
橐韃道左乘若公家貴也吾以侈吾祿而珍賜禁庵
未若公家渥也吾以侈吾曹而純綺庸胤未若公家
賢也吾以侈吾誓而書香道脉未若公家永也吾不
敢自侈而侈字公允我纓弁孰不同予侈予夫侈同
則榮同崇同斯賀之字也弗^屆戒矣奚借縫掖哉予聞
之歛衽起曰茲所謂際尔知際而已 明其以來衍
慶萃祉官^宦業盛熾豈无遠邁萬石君者侈何氏者當
論其功而際非所先也夫文之隆汙世運士習咸攸
闕焉弘正之間振起衰溺翕復尔雅至于今日作者
迭具超軼徃哲非我先正大後公之力乎小坡公承
而衍之以歸吏治斯百世之利也南土化行北山罔
銷成功者遠是造物之所與也震川君居謀議之地
膺啓沃之責宣猷贊化陰陽寰宇無得而稱統觀攸
列是可与持戈鋌冒鋒鏑者論功耶夫濟美者際也
承美者功也功愈溥則際愈隆是宗之至也天寔侈
之人曷与焉于是舅氏顧其僚屬喜曰何氏之榮吾
以侈諸人王子乃侈之天雖然天視听自我民視听
微人天曷徵哉坡公之階極于公姑孤從茲始矣嗣
是侈之者其必合諸天人

賀 崇輔南嵐劉公晉陞三品服序

余束髮為諸生教員及試汝維 崇建國斯土人人
談 王賢東平河間弗論也及會鄉先生長老則曰
王樂善下士得于天稟然相匡弼者居多王雅重相
言罔弗俞即弗俞相以理爭弗俞弗已今郡邑一聞
藩封有携挈避者吾汝環千里內其庸、者至白首
不知有藩封其有知識亡弗願王千禧屏翰淮康也
斯可以知相矣相為誰閩中南嵐劉先生也先生蚤
薦于鄉中禮闈乙榜教諭高平無何陞武鄉尹武鄉
近塞下甫月會胡騎蹂踐縣境法應罷 以宗念虜

大舉非尹能支釋不問先生感激居二年極力撫循
瘡痍蘇息明年銓司大計群吏竟坐虜寇事教授南
陽又七年始倖保定理紫荊關務而虜復侵浮圖峪
先生多方戍守虜引去有寶鑑之 賜乃陟崇左相
蓋先生西為博士西居塞垣勞苦矣左相秩清貴王
大賢汝又樂土特以優先生先生愈感激故事 恭
王及今王夙夜匪懈名益顯績益著矣先生之為左
相四年也王奏加四品服久之又給父母與妻 誥
命隆慶二年王復奏保三品服未行 今天子嗣統
初元先生為左相十九年矣王念采賁不置而汝陽

強公晟者文章政事有聲焉 奏左相十七年得加
三品服王以為言 上命御史覈寔特乞王請嗚呼
茲不為儒生榮遇也 紉董實抱經濟之才 犹出為王
相人至今惜之 然二子相王未以績稱 同時顯仕者
何限乃千載誦說不于彼而於此 斯何故哉 先生有
用世大志 所如不合 人或惜之 及相王 独以績稱也
此豈悠々工免園之技 終歲曳裾者 予固知為人誦
說矣 夫章服至三品 秩等卿貳矣 仕藉重制 科非躐
歷久且賢 弗輕畀也 先生豈終于不合也 哉 予又聞
之 積善餘慶 不于其身 于其子孫 先生冢嗣少 山嵐君
舉進士 為地官尚書郎 籍甚 諸曹駸々 鄉向用崇階峻
秩 蓋以子貴 今茲三品 未足榮先生者 尚交懋哉 部
檄南下 而汝人官京師者 謗曰 崇國以賢稱 吾汝吾
父老子弟 飽食嬉々 終歲不擾 相之功大矣 相獲榮
典 蓋圖所以頌之 于是大陳義 軒劉君以王子有筆
札之役 則使頌焉 王子非能頌者 以父老子弟 誼不
敢辭也

送北泉趙翁榮還

崇國序

北泉趙翁者 今中丞汝泉公從兄也 汝泉守荊州 為
海內良吏 第一 今梅全楚 益優治郡 時而蔡人稱汝

泉必首北泉若曰汝泉命世才而成于北泉者居多
稱北泉所以風人父兄也翁家世歷下武宗時以
材力選內侍嘗隨 駕南幸 賜飛魚服時中貴人
從者率肆婪虐叟嚙虎噬郡縣甚羞之翁獨婉諭同
僚多所匡拯 肅皇帝承大統諸侍 武宗者往
覲近幸翁每退抑越八年出役 崇藩遂占籍汝陽
雖歷事 恭 莊與 今王三世矣乃愈益退抑四
十一年陞典寶正專司錢谷務為節省王病痰火甚
又憚醫毋敢以藥餌言翁正德中嘗供事 御藥房
雅諳藥性則詭罵諸小豎曰王奚病飲食調攝愈矣
若等欲以藥苦王耶王聞之喜乃密以藥雜他膳王
食之甘居无何病良已王知嘉歎握手慰勞甚至王
子十五有令聞翁奉王命請 封而奏牘稍有齟齬
礼官持不下翁力疾救往還條析明暢 廷議寔之
竟得 請然不以為功府中事亡巨細一裁以義性
喜讀書有人倫譽汝泉幼負異質翁語人曰此子不
特以文顯他日樹立當匹休往哲乃延師館谷廣購
典籍蚤夜督課甚厲汝泉亦感激畏憚勤苦弗輟卒
如翁語云汝泉之官荊州也尊公學菴翁嘗一往而
性怡立凝不樂宦印輒返北翁為養備至故汝泉尽

心民事不復以甘旨嬰情而翁之家信往來皆勉以
循良无一語及私會 今上御極翁謝 冊封入京
師王念翁勞勩保陞承奉正用資輔理 上嘉俞焉
翁年七十有五齒髮視听步履飲啖如狀年人事竣
還汝同郡官京師者思有以榮翁行而司徒大夫少
嵐劉君隨尊人宦汝最久悉翁行誼謂王子有筆札
之役索言贈王子与翁同郡先世亦歷下故不辭而
為之叙嗚呼人或謂閹寺不可近而呂張強中輩
又表之不可掩此何說也翁事君以義教弟以忠持
己以礼毋論貂璫即循之誦法孔氏者能之孰惜乎
止于藩國靡竟厥施假使象應皇側礼備中門入直
法官出侍 宸宸其所啓沃視外廷者不事半而功
倍耶雖然度利絜功不必已出汝泉行膺樞筥重寄
奇代懋績烜赫挺宇雖天生碩弼頌我 鴻運而琢
玉織錦良工獨善烏可泯也若尔即止藩國其所及
者遠矣

送上林馬君之官江寧序

昔諸葛武侯對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孫勤力自有餘饒臣沒之後不使廩有餘粟庫
有餘財以負陛下每讀其言未嘗不泫然垂涕也夫

人臣有功於社稷慶流後裔世世榮富此何足異然清介儉素之風微矣郭汾陽窮奢極欲人無貶詞說者謂公祖王剪市田宅遺意君臣之際不喪矣予故太師端肅馬公勲伐行誼人人知之元論已獨其清介儉素之操世庸未有知者予多病寡交与一日有客謂者則端肅公曾孫上林君也布袍羸馬非殊寒士予心欽之未信也居無何君陟江寧丞而中翰片泉劉君雅善君間語予曰端肅公應特中士士然中土人士藉公以重于四方不啻嵩高大河也上林君官京師往_上鰲產以充薪水嘗過其第自先世_誥

敕御札外僅圖史滿榻耳毋論端肅公即上林君父西令鉅邑大父守大州晉叅藩議累世仕宦亦應少裕上林君茲官白下携孥以行至不能辦道途費非世守端肅公清介儉素之刻何以有此子哉紀述又端肅公御人也可元一言俾後世知端肅公者不專勲伐亦庶予与武侯並美哉予矍然起曰有是哉古人善遺子孫有以清白者有以安者然未必如意也自上林君西洋公少叅公至端肅公四世矣清介儉素有如一日昔人所謂彰美傳盛交相成者也夫清介儉素則元所愛元所愛則元所求元所求則心

為寔心惠為寔惠寔心寔惠可以感鬼神貫金石而况子民乎江寧豐鎬根本又赤縣重地丞佐令以理民秩崇外邑譽易上遠誠持清介儉素之操終始弗渝雖天下裕如也獨江寧也與哉是故念祖孝也盡職忠也忠孝人之大闕也上林君懋哉君甫之官予願略其治邑事蓋自其重者言尔君亡忘其所重則中土人士自今重於四方焉氏世世有藉矣寧直端肅公

師竹堂集卷之十

呈 御覽發下儒臣仍用 文淵閣閣防始付中書
騰寫用 寶葫蘆之嘲殆不然也大臣非別歷久
恩眷渥亦未有多獲者乃祈公甫二千石已獲四矣
由以藩臬開府鄉孤罷命方來有加无已不尤為希
世奇邁也哉雖然人子顯親以德不以位人臣報主
貴寔不貴名公以道娛親以誠報 國以廉律已以
愛理人庶乎鄭重之 錫非濫而頻繁之獲非倖乎
美哉榮哉可為臣子勸矣

哀榮錄後序

夫積善餘慶配命多福自昔紀之矣所謂善所謂命

有大于忠孝者所謂慶所謂福有大于昌後者甚矣
哉天佑忠賢之篤且遠也我忠節公之死寧藩難也
等性命如鴻毛置妻孥于虎口當是時豈復慮宗祧
頽血胤哉然一傳而有南岡公再傳而有少岡兄弟
天道幽遠于此何顯耶往集公車得以梓里後進謁
南岡公私第退竊歎曰漢世重長者吾不識長者何
狀今接公顏色聆公議論殆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與
公日侍上左右錫予疊渥又取司緝詰前駱一
出市人辟易貴顯矣乃垂髫之童被禍之士亡弗折
節下之而貞諸御評稽諸宦蹟孝聞于家忠聞于國
豈徒如萬石君區之醇謹得名已哉公之捐館舍也
主上震悼群工悲惋既錄其勞又祭于社是錄所載
大較可觀信異數矣矧長公佩符禁旅宸眷方隆
次公譽重藝林廷問待對文武濟美許氏寔擅之
是不可上徵天道下勛忠矣哉繇斯以譚琬琰之垂
擬諸鼎呂不重字也

敬思錄序

士君子濟時遇主茂建勳猷史氏紀之為後人法宜
矣若夫瑾瑜弗售丘壑是甘所謂獨善无与于人者
也而亦大書特書使人讀之感歎忭慕願為執鞭豈

清標卓行足以風世。既顯榮樹立者尤烈。歎余先世
歷下。每攬往牒。齊魯之士。嫻于文學。固其天性。而高
潔隱逸在。不乏耳目。覩記未有若雲岡潘先生者。
先生邃于經術。早冠東土。再上春官。不第。即絕意進
取。遠近從遊。皆一時名士。科第貴顯者甚衆。而先生
教人以忠孝節義為本。有洙泗餘風。有勸先生仕者。
笑而不答。及躬寔踐。不求聞達。先生其真儒哉。古之
隱者由光尚矣。或儉德辟難。或忿恚長往。人未易識
也。先生發解。御闈。聲稱籍甚。循資叙晉。何所希跡。乃
終窮約。不肯低頭就之。此豈无階而進。有托而逝者。

哉。白首常布海岱。爭勝儒林。獨行光映。汗簡所得。碩
不多耶。先生有子。文行如先生。起家進士。筮牧洛陽。
聞先生訃而奔也。哀毀踰礼。再補固始。為循吏。第一
說者謂先生不自用而貽之子。可徵天道。不知先生
所以貽子者。不在富貴利達也。夫孝子顯親。行誼為
上。崇階峻秩。乘時遭遇。有幸。不幸。為固始君。兩領邑
符。茂著廉平。節愛之績。由斯駸。家為孝子。國為忠
臣。與世之人。爵顯親者。自異。是父是子。殆不虛矣。固
始君以余同桑梓。出所刻敬思錄。示為之。廢書以歡。
因綴此慰君。永念俾善為身謀者。知別有榮貴善承。

先志者知別有顯揚是錄所昭逾宏遠矣

師竹

堂集卷之九



